

百味·花事

百味·风物

赏 花

安徽合肥 张建春

三月天去公园走走,为赏花。三月天花乱迷眼,都是好看的花朵。好看的花走俏,花树下有人,花朵里有蜂,树尖上有鸟,为花、观花、嗅花,还有偷偷想折上一枝的,捎给喜欢的人。赏花是不该折花的,花是春天的主角,扮相好、腔调好,夭折了,戏就演不下去了。花树下还真有人演戏,一群年轻的老人,唱黄梅调,演观花戏,很是适景。

老人们会找地方,盛开的紫玉兰,杯盏样的花朵盛雨露盛阳光,也盛老人的腔调和飞动的兰花指。听老人们议论,谁的扮相好看,好看得如是不远处的海棠花。海棠是小家碧玉,清秀可人。也有说,像桃花。就有人反驳,不好,桃花张扬短命。议论的“谁”不当回事,动情地唱,尽兴地舞动长袖,一朵紫玉兰悄落在她的发际,围观的人纷纷鼓掌叫好。

公园本是依着湿地建的,一条老河和它不知名的支流布下了网,不过这网不捕鱼,却让鱼们在这网里自由,河和支流打了个结,结是一汪水,一汪水又叫湖。公园就有了古意和层次,就有了故事和流连,就有了观花和唱戏的冲动。湿地是开放的,公园也就闭塞不了,公园向四方游走,三月花也就在游走中鲜丽而傲气地绽放。杏和桃都是土著的花,它们不惊不乍,大大方方地开。杏花闹,桃花艳,花落后还将留下酸甜的果子,陪着季节慢慢老熟。杏和桃引人,抬头望花,总有花瓣坠入泪眼,令人想起很多,乡愁或是爱恋都是有的。

玉兰、海棠应是舶来品了,湿地里一些年头是没有的,再向上上溯许多年也是没有的。不过,玉兰和海棠适合这地气,扎了根就一味地绿和开花,绝不误三月的花期,曼妙地开放,不比原著的差。玉兰大气,海棠沉稳,这是适合低头整理思绪的花,好花有借力,借力是在人们的想象中的,想什么?自己明白。梅已沉浸在落英中了,报完春,它的任务似乎完成了,剩下的交给百花了——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”,纷纷落英披陈,也是值得观赏的。梅林有一片,梅树

参差于坡地,小风吹来,梅瓣飘飘扬扬,置身其中,头顶若是披上了纱巾,又时不时被掀起,极是浪漫。花中穿梭的蜂们忙忙碌碌,倒是鸟们漫不经心,占住一个枝头便将啼鸣落下一层,鸟也是赏花的,花繁的枝头,鸟头也满。见小鸟啄食花朵,花朵是海棠花。小鸟先是歪着头打量海棠,来来往往好几个回合,之后就是啄食,左一个右一个,停不下来。小鸟恋花,吃进了就拥有了,就谁也抢不去了?或许是吧。还有种可能是花朵鲜美,好吃。人不也是吃花朵的吗?比如槐花就好吃,就有许多人好这一口儿。过了三月,槐花开,清炒、油炸大可自选。公园里有槐树的,槐树的枝梢刚刚变绿,嫩叶还没长出,花蕾还在孕育中。人食花而欢喜,鸟怎就不能食花为餐呢?槐花开时,公园会换一景,整片的白色在树头摇曳,天空会陡地被擦亮的,此时赏花又是另一种情景了。一汪水中泊着花的影子,红是红,白是白,绿也不乱。褐水鸡占领着一汪水的涟漪,它们大约没有赏花的心境,它们已在花影中筑巢了。

公园草地上的花多姿,不过多是野花,紫花地丁、婆婆纳、野芹花、荠菜花之类,或白或紫或黄,努力地、热情地眨巴着眼睛,深深地望着踏青赏花人——三月花彩,泊于地上的野花也美、也香。公园向外扩散,野草野花是迎着的,从八百里外就迎着,实际上公园不曾经也是野地,只是人为地被圈上了一把,起了个名字而已。赏花自可放大,向深处去,向旷野去,那里有大美和大境。三月天去公园,是赏花,也不是赏花了。

印象三河

安徽合肥 储晓琴

三河古镇隶属合肥市肥西县,距离合肥市区仅有不到50公里的路程。三河古镇环境优美,人文底蕴丰厚,美食数不胜数,是合肥市旅游业中人气最高的地标,也是合肥都市人周末休闲放松的好去处。

小南河是三河古镇的中轴线,是三河古镇的灵魂。小南河一湾碧波,如锦似带,轻灵婉约,以飞翔的姿态自南向北贯穿于三河古镇。河边两岸,杨柳依依,掩映着徽式建筑的白墙青瓦,飞檐翘角,亭台迢递。如翡翠又如琉璃的水面上,大大小小的画舫轻轻摇动,你可以与一二知己静坐观景观茶,轻轻雅叙,物我两忘,也可以与家人结伴同游,摇橹泛舟,舳舻交错。高高低低的人声和水中飘摇交错的水藻一起,给水中自由自在的小鱼小虾们制造了一出又一出盛世繁华游园惊喜。

小南河内河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三孔石桥“三县桥”。这座桥始建于宋代,代代修葺,使用至今。“一桥跨两岸,鸡鸣三县闻”,三县桥因此得名。

一桥跨两岸的意思好理解,中国目前所有的桥,除大湾区的港珠澳大桥和大嶝岛上目前正在等待复工的厦金大桥外,只要是完工了的、后来也没有遭到损坏的桥,基本都是跨两岸。而“鸡鸣三县闻”这句,说的则是三河地处肥西县、舒城县和庐江县三县交界处,人烟辐辏,黎明时分一声嘹亮的鸡鸣,附近三个县的人都能听到。

画舫摇到三县桥的正下方时,你会看到桥的石块与石块的缝隙间那一条条白色的痕迹。导游会告诉你,这是过往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,三河人聪明智慧的历史印记。造桥前,三河的石匠们要开凿出一块块形状规整的青石板,最底层的石块凿成梯形,上面的石块都凿成矩形。造桥

时,先砌拱脚,再砌拱顶,青石板由桥两端向桥中心放置,最中间的那块石板叫桥心石,要用铁锤锤实。最后,把糯米汁、鸡蛋清、明矾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充分搅拌,再灌入所有石板间的缝隙里,这样,百年不朽的三县桥就造成了。

三河历史悠久,几乎和华夏文明同步。三河原是巢湖中一个地势稍高的沙洲,夏商时代就有渔人在此结庐居住。后来,因为时间推移泥沙淤积,三河渐成陆地。大禹分天下为九州时,三河属“扬州”治地。从春秋至南北朝后期,因为三河临近巢湖,是巢湖西大门的水陆交通要冲,地理位置重要,曾多次成为诸侯相争之地或统一王朝内战时的交战场所。明朝时,三河古镇正式定名为三河。1956年正式设立三河镇为行政区划,2015年,三河成为国家级首批5A级旅游风景区。

三河老街古色古香。青石板铺路,百铺相连。最有意思的是三河米酒,这种装在大大小小的陶罐里或玻璃瓶里的半透明液体,直接被三河人命名为“三粮液”。人间烟火处,最是抚人心。三河老街上还有众多以木为门、烟火繁盛的饭店。饭店的门面一般都很小,门口的水盆里游动着鲜活的巢湖鱼鲜,现宰现杀,玻璃橱柜里有农田里摘回的青蒜白菜和辣椒,现炒现吃,热爱美食的你可以在此大快朵颐。

古老的三河,沧桑的三河,青春的三河,灵动的三河,美景处处的三河,味蕾千般的三河,你印象中的浮光掠影匆匆而过后来还想一去再去的三河。

乌鸫在歌唱

安徽合肥 胡玲

空中闪现出一只小鸟
站在眼前树上纵声歌唱
在这寂静的城市一角
我已怦然心动,喜出望外
更何况它唱得这么悦耳,变幻无穷
像是喜鹊、八哥、黄鹂、画眉……
无数精灵从它歌喉里飞出
它为何要在这独自歌唱
它想要唤醒什么
这只聪明多情的鸟儿
心灵激荡不停地歌唱
有时唱得天空高远,万物温软
伸手能触摸到随风而来的明媚
有时又吹起一段令人沉迷的口哨声
仿若一个孤独的牧羊人
在雾深的山野,寂寞神秘的树林
在绯红的黄昏一个玫瑰般的窗口
漫行……
一连串的声音在草地上蹦跳
我弯下腰,捧起鸟鸣
恍若捧起了梦

(备注:鸫读dōng,鸟类的一种。嘴细长,翅膀长而平,羽毛常具杂斑细纹。声音好听,故常被笼养。主食为昆虫,是农林益鸟。)

农家柴火灶

安徽黄山 查旭

每当我回老家远远看到袅袅炊烟,仍然怦然心动。记忆的闸门把我拽回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,乡村都被炊烟笼罩,她在等待劳作而归的家人。

当时,家家户户都有差不多形状的柴火灶,用家乡砖窑厂烧制的青黑色厚砖伴黄泥石灰砌成。灶台高1米左右,灶横宽约2米,竖宽1.2米,一个倒喇叭型的烟囱延伸到厨房的房顶。三个大小不一的铁锅一字排开,镶嵌在灶面上。在灶台中间靠烟囱边有一厚实的圆柱形小铁锅,只要一烧饭或炒菜,小铁锅里的水就会温暖,时间长了还会沸腾,一来可以用来烧开水喝,二来方便随时有滚水之用。

柴火灶灶面在七八十年代还比较朴素,就是以青砖为台面,台面多年以后,颜色昏暗。九十年代以后,市面有了瓷面砖,家家户户相继贴起了白色的瓷面砖,灶面的亮色也能看出家里的主妇干活的爽撇和干净。那时,家里的主妇忙里还要忙外,在忙好农活后,就整天围着锅台转,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。民以食为天,吃饭是天大的事,在那温饱不是充分的时候,主妇们变着法子弄些吃的满足一家大小老少。煮山芋、蒸南瓜、山芋饭、南瓜糊经常用来弥补口粮的不足。我喜欢吃用柴火灶炒的菜和煮的米饭,尤其那香喷喷的锅巴,至今想起来还口中生香。

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灶间,喜欢看灶膛里火的“呼呼”笑声和柴火燃烧的“噼啪”声。我还喜欢烧火,尤为冬天,暖暖的,有家的感觉。灶堂生火最好用刨花和干的松木须,刨花和松木须是柴火灶的引子,一点就燃,灶间亮堂堂。要想灶火充分燃烧,要用火钳把柴火架空。吹火筒是灶间的标配,遇上有的不易燃烧的柴火,经常要用吹火筒,深吸一口气,吹得一张小脸满面通红。初冬,是打柴的好季节,忙好一年的农活,这时上山砍柴成了家里壮劳力的必修活。老家附近的山上光秃秃,一般茅草之类比较多,柴火一般都比较小,用于烧火引燃是比较好的燃料。要想有好的柴火,耐烧的柴火,还是要到大山里去打柴。柴火灶用柴最好还是杂木和松木。砍柴当天,起早在磨刀石上磨好刀,放入刀鞘,系在腰间,推着单轮车带着干粮就上路了。父亲喜欢带上我,当时我才十几岁,可能是父亲让我当陪伴吧,打发山里寂寞孤独的时光。

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旅游的兴起,农家乐已成为时尚,柴火灶恢复了烟火气,炊烟又在乡村大地袅袅升起。

